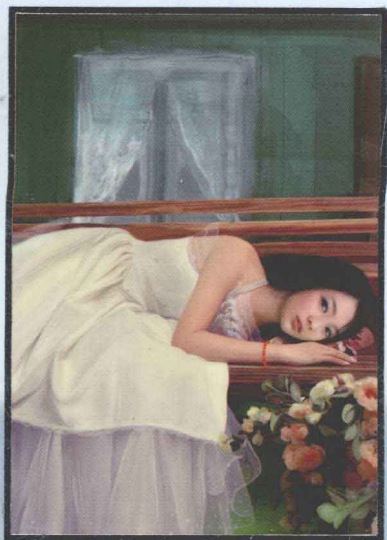


天空的美人鱼

萧萍◎著



冰心

儿童文学新作奖

获奖作者丛书

全国优秀出版社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天空的美人鱼

萧

全国优秀出版社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空的美人鱼/萧萍著. —杭州: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9. 11

(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获奖作者丛书)

ISBN 978-7-5342-5654-7

I. 天… II. 萧… III. ①儿童文学-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儿童文学-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80929 号

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获奖作者丛书

天空的美人鱼

萧萍 著

责任编辑 平 静

美术编辑 周翔飞

装帧设计 小飞侠工作室

插图 草草工作室

责任校对 倪建中

责任印制 吕 鑫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

网址: www.ses.zjcb.com

富阳美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80 × 1230 1/32

印张 5.75 插页 6

字数 91000

印数 1 - 15000

2009 年 11 月第 1 版

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42-5654-7

定价: 12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目 录 MULU

第一辑 青石板上的童年记忆

杨眯眯和民乐直街	3
小西:A 面和 B 面	24
长辫子蝴蝶结	43

第二辑 沙漏下的女孩时光

微儿羊	57
叮当,叮当	68
天空的美人鱼	91

第三辑 微痛的青春之歌

老妖和她的光明哥	121
小米丁	148
那时夏天那时的潇	165

第一辑

青石板上的童年记忆



小巷深处的女孩，沉默光滑的
老石头，记忆中太多太多的从头再
来。就从鞋子们开始练习吧，发出
那一声声清澈的扑扑声响……



杨眯眯和民乐直街

好了，现在你们可以叫我杨眯眯了，因为我要带你去的地方是我小时候长大的地方。要知道，这个叫做“民乐直街”的地方，现在早就没有了。很快就没有了，简直可以说是一夜之间，就像现在我不再叫“杨眯眯”了一样，有时候长大就是这样。旧的叶子落下去，新的叶子长出来，可是，你知道旧的叶子到底去哪里了吗？

所以，我要提醒你们的是，如果你不小心叫我现在的名字萧萍，那你很可能没法遇到我下面将要讲到的这些人。因为他们都是生活在杨眯眯六岁半或者十一岁的记忆里的。可是如果你们轻轻地、就像影子一样地跟在杨眯眯的身后，趁她不注意的时候，悄悄摸一摸她辫子上的蝴蝶结，那你就会发现自己正从这些人的中间穿过。

哈，阳光可真是好哇，像无数的金头发娃娃在跳

舞。你会和杨眯眯一边吃着民乐直街有名的汀汀糕，一边念着散发着药铺味道的谜语儿歌：“青石板，板石青，青石板上定妖精。”

你猜出来了吗？

一 镜子 / 打倒青石板

几乎是在一抬眼的地方，你就会看到那个蓝底白字的门牌：民乐直街7号。那个叫舟红的女孩就在冲你笑着。

是的，这是她最喜欢的谜底：“镜子”。

这可是个有点奇怪的好东西，舟红很小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秘密。当你站在它的跟前时，里面就有另外的一个舟红，弯弯的小眼睛，浓眉毛和有福气的大耳朵，一模一样。只不过，你拿在右手的勺子，她总是不动声色换在左手里。这一点让舟红想了好几天。最后，她断定，镜子里的那个舟红是左撇子。

舟红的奶奶是第一个同意这个看法的。她在这里住了很久了，自然会有很多想法，而她总是坐在院子里的，在那块最大的青石板上，晒着她的宝贝小黄豆，让它们很舒服地不停打滚，一边说：“我们家的舟红就是能干，知道的东西比我的黄豆还多哪！”



这时候，杨眯眯正在用手挠痒痒，她右边的脸老是痒，好像只有用袖子蹭一蹭才解痒。后来，杨眯眯一下子就绕过舟红的奶奶和她的黄豆们，因为舟红在楼上的窗子那儿“汪汪汪”，这是暗号，是让杨眯眯快快上楼！

楼梯是很陡的那种，可扶梯很光滑也很结实，可以趁大人不注意的时候，从中间滑下来。一级一级的梯子是没有封口的，所以如果你不小心的话，会有可能把鞋子从上面掉出去；但你也可以就坐在楼梯上，把两只脚吊下来，一晃一晃的，好玩。

杨眯眯走进舟红的家，就觉得眼前一亮。

杨眯眯是第一次看到那面小圆镜子，它只比饼干稍稍大一点。舟红的奶奶把它藏在小木头抽屉最下面一格的绿绸子里。它非常光滑，虽然有些地方已经磨损了，但依然看得出精致的花边。它不像一般的镜子那样透明和雪亮，而是有点蒙蒙的，这使得镜子里面的人，有一种淡黄色的光罩在脸上，好像又温柔又忧愁的样子。最令人吃惊的是，它是多么重啊，简直有半斤饼干那么重！要知道，这可不是普通的小镜子，它是铜做的！

刚好是正午的时候，太阳从舟红家的天窗那儿照进来，舟红手上的小圆镜子在阳光下泛出淡淡的金色，还有点毛茸茸的光；而那一个反射出来的小亮圈，就像是一小汪蜂蜜，亮晶晶的，晃来晃去。这使杨眯眯觉得脸

上有些痒，她用手抓了抓，有一些细小的皮屑掉下来，她又用袖子蹭了蹭，觉得舒服了一点。

几乎在同时，舟红和杨眯眯还发现一个秘密，那就是镜子背面的一个字：桂。这是一个凹进去的字，那些横横竖竖里都有些灰尘了，但这个字写得非常漂亮，舟红和杨眯眯都承认这一点，她们把写得好的字，叫“有体”。

可是这个有体的“桂”是谁写的呢？而谁是这个“桂”呢？

最有可能的就是舟红的奶奶，可是她是不识字的，并且她叫爱民，刘爱民。她的印章就放在抽屉里面，那是用来取包裹用的。家里是没有人会叫这个名字的。这个陌生的“桂”，在那个中午，一下子给两个女孩带来了一种奇异的感觉，这个有些年代的、忧愁的却又很显华丽的字，让人感到仿佛有人一直在这个屋子里，而你又不曾察觉。

杨眯眯会突然地回头或蹲下去，看看门背后和床底下。她的眼睛瞪得很大，既兴奋又害怕，然而什么也没有，那些阳光依然像光柱一样照进来，即使收音机里突然传出的“东方红”的报时曲，也没让它们稍稍有所惊扰。

舟红最开始时，很小心地将小镜子放进了自己的背



带裤里。后来，杨眯眯说：“你奶奶会发现的。”舟红这才又把镜子放回了原处。

现在，上班的人都陆续回来了，院子里和楼梯上慢慢响起了有些纷乱的脚步声，没有太多的时间留给这两个胡思乱想的女孩，她们像以往的游戏一样，在大人的忙乱中草草收场。

外面的高音喇叭在不停地播送通知，下午居委会又要进行爱国卫生大检查了。

杨眯眯觉得舟红奶奶的眼睛一直盯着她，她的心怦怦直跳。直到下去吃中午饭时，杨眯眯还觉得舟红的奶奶一直在从后面看她。并且最让杨眯眯感到可怕的是，她很快发现舟红的奶奶正在跟她的姥姥说些什么，还不停地朝她这个方向指指点点。杨眯眯想，完了，肯定是舟红的奶奶发现了镜子……

舟红的奶奶的确发现了什么，但却不是镜子，而是杨眯眯的脸上那一块正在长大的癣——就是在杨眯眯看镜子的时候，用手抓过的那个地方。它和脸上其他地方的一点区别在于，它的颜色稍稍淡一些，起皮，并且有点痒。

现在，杨眯眯的姥姥对杨眯眯说：“眯眯，下午刘奶奶要给你看看脸上……的东西。”

杨眯眯往后退了一步，说：“我不看，她又不是医生。”

“可是，”杨眯眯的姥姥说，“刘奶奶懂中医，她有偏方呢。”

“我不要偏方，姥姥，我不要。”杨眯眯坚决地说。

说话的时候，舟红的奶奶已经到了，她的小脚像粽子一样，结结实实地立在门口，对杨眯眯的姥姥说：“好了。”

杨眯眯的姥姥将杨眯眯牵到了后院里，对她说：“听话，眯眯，一会儿就好，乖。”

杨眯眯和姥姥，以及舟红的奶奶在青石板那里停下来。现在，在青石板上有一小堆纸，是那种又粗糙又有点透明的纸。舟红的奶奶将它们点燃。

火，迅速烧起来又很快灭了。是舟红的奶奶拿手捂灭的。几乎就在这同时，舟红的奶奶将刚刚烧过的青石板上的烟灰，一下子抹到杨眯眯的脸上！

杨眯眯尖叫起来，一种油腻的烟灰夹杂着陌生而苍老的手指的味道的味道，让她大声叫起来。就是这样——“啊——啊！”

可杨眯眯很快发现事情远比她想的还要有预谋，两个老太太一前一后将杨眯眯紧紧地围住，她即使像泥鳅那样使劲挣扎，也是于事无补的。而等到舟红赶到，却也只有呆呆地看着的份儿，她完全傻掉了。



就在杨眯眯挣扎的最后一刻，突然发生了两件事情，让所有的人都出乎意料。其中一件就是，杨眯眯在舟红的奶奶凑近她的时候，突然大叫：“打倒！”

这让舟红的奶奶吓了一跳，接着在大家都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有一样东西从杨眯眯的口袋里掉了出来，它顺着边滚了好几圈，最后停在舟红奶奶的脚边。

虽然已是下午了，但太阳还是将最后一抹余晖照在了这面精致的小铜镜上，它发出的那种柔和的金光使在场的人都怔住了。

舟红奶奶的脸立刻变得苍白起来，可谁也没有想到，杨眯眯的姥姥会最先走上前去，死死盯住这面镜子，她用哆哆嗦嗦的手捡起它，然后，说：“桂啊——”

她声音有点苍老和嘶哑，前面字的音节突然地拔高，然后慢慢地拖长、拖长，却又一点一点吞回到心里。

舟红捂着脸，呆呆地站着。

这时候，如果你仔细听，你会发觉那首叫做《浏阳河》的曲子被风刮了过来。该吃晚饭了，这是民乐直街多年的习惯，只要长孙的二胡一响，即使天大的事，也是吃饭第一。

等杨眯眯想起来，她姥姥的名字里有一个“桂”字，那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，那时候杨眯眯脸上的癣早已好了，她不再用袖子蹭脸了。杨眯眯就在民乐直街 7

号的拐角，用手指沾着地上的泥巴，歪歪扭扭地写下：
打倒青石板！

然后，脸上白白光光的杨眯眯该上二年级了，她再没有提起过镜子，舟红也没有，她们俩仍然是民乐直街7号最好的朋友。

至于“桂”到底是谁，那是舟红奶奶和杨眯眯姥姥的事情，她们照常在一起说话，有时候还笑和流眼泪。可那是大人们的事，而每个小孩都被告诉说，最好不要多问大人的事情。

只是，在很偶然的一天，放学的杨眯眯在民乐直街有名的汀汀糕推车旁，一口气吃下了四块汀汀糕，她把细签签攥在手里，一抬眼，看见在冒着热气的推车上，有一面金黄色的小旗，上面有一个字：桂。

二 桂 / 长孙二胡

最有名的汀汀糕是桂的。

杨眯眯就把她的大眼睛眯起来，成一汪弯弯的湖，问：“你是桂吗？”

这句话杨眯眯并不像平时那样问，而是用不太熟的手势打出来，然后扬一扬眉。

桂在推车后面，抿着嘴笑。格子的围裙上印着草莓



和一排小勺子。

桂是个很漂亮的女孩，黑黑的眼和眉，湿漉漉地望着你，望着你，然后一点点绽开笑容。很白的牙，像细碎的瓷那样紧密地排列着，它们只在桂大笑的时候，一闪一闪。

桂是不会说话的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哑巴。桂指指小推车上的汀汀糕，然后又指指小旗子，最后她又从围裙口袋里掏出来一个东西来，展开一看，是一个字：花。

桂拿着它，做了个很好玩的风吹落的动作，就笑起来。杨眯眯一下子就明白了，因为她是个聪明的女孩。杨眯眯想：哈，多有趣，原来“桂花”变成了桂，是风吹的呀！

杨眯眯想了一会儿，还是说：“我就叫你桂，好不好？”

桂迟疑了一下，又笑着点点头，眼睛里的光一跳一跳。不过，杨眯眯很快就发现，桂点头好像并不是专为回答她的问话。因为杨眯眯的身后站着一个人，他的左手提着折叠凳，右手拿着二胡，在风里面微微摆动。

桂难道是对他点头吗？这让杨眯眯感到奇怪，谁都能一眼发现，这个人站在杨眯眯的后面，脸上虽然带着笑容，但眼睛却很空洞地望着天，那里面什么也没有。因为，他是个瞎子。

“长孙。”杨眯眯叫了一声。

那个叫长孙的男人，一面大声地答应“哎”，一面十分熟练地打开他随身带的折叠凳子，坐下来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小毛巾，垫在左腿上，把二胡架起来，然后开始试音，一扭一拉，二胡发出令人发笑的怪音来，他也跟着别人嘿嘿地笑出声来。

长孙，是一个男的máng人。谁也不知道他的年龄到底有多大，但他常常对我们说：我去年三十五岁。

长孙很胖，有很宽的脸、嘴巴和耳朵。他的鼻子头很光也很圆，奇怪的是，它们在冬天也会冒汗，那些汗亮晶晶地立在圆鼻头上，就像是一群踮起脚尖の士兵，从来不会一不小心huá下来。

长孙最爱喝汤，他能喝出汤里面有几种调料，并且，只要闻一闻，就晓得辣子油是不是piāo在面上。

长孙会拉二胡。我觉得拉二胡是一件比较吃力的事情，因为长孙拉的时候总是用很大的力气，连牙齿都好像在用劲。不过，长孙从不灰心，也从不发脾气，他拉《东方红》我们起床，拉《liú 阳河》我们就吃晚饭。

我觉得长孙多好啊，他虽然看不见，却快乐地生活在我们中间。



上面是杨眯眯写的一篇小作文，题目叫《记一个熟悉的人》。

杨眯眯在这篇文章中，除了四个字不会写用拼音代替以外，句子都很通顺。描写鼻子出汗的那一段尤其生动，语文老师用红笔在下面画了些小圈圈，表示精彩，这让杨眯眯十分得意。她就在放学后，高举着作文本子，直奔民乐直街。

在走着数着民乐直街的青石板的时候，杨眯眯想：今天只吃两块汀汀糕。不过要让长孙给我拉《北风吹》，还有《金达莱》，还有《北京的金山上》，连拉三遍。

很好的太阳。就像书里面写的那样，“秋高气爽”。

在杨眯眯那个时候，天总是玻璃一样的蓝，会有些特别不一样的光线，从头上照下来，很明亮很清洁地照射在民乐直街的青石板的路上。那些喧闹在空气中的人声和嘚嘚过去的马或驴，是现在的你和我都不可能听到和看到的。

长孙就坐在这样的好天气里，晒太阳和拉琴。

长孙的小折叠凳子换了新的，并且，他还穿了一双新鞋呢，是在民乐直街正流行的出边布鞋，雪白的塑料底的边边从黑色鞋面下露出来，非常引人注目。

所有经过民乐直街的人看见了，都好奇地停下来，